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聚仙亭 第七回 天師遣將花園捉怪 謝廷途路山林遇妖

粗衣淡飯足矣，村居陋巷何妨？謹言慎行禮非常，人心隔腹難量。驕奢起而敗壞，勤儉守而榮昌。骨肉貧窮莫相忘，都在自家心上。右調《西江月》念罷。話表書童言說夜間書房之事，忽聞兩個書紀丫鬟喊嚷：「不好了！」跑上堂樓。陳公忙問：「何事驚慌？」丫鬟定了定神說：「繡樓上有兩位姑娘，兩個蘭花。」陳公不信，隨至繡樓，見兩個女兒一齊近前，口尊：「爹爹，孩兒萬福！」陳公見是兩個女兒，模樣一般，聲音相同，真假難辨。無計可施，心中納悶，遂下繡樓走至前廳，心中憂慮。忽見家人來報：「張天師巡妖已至揚州。」陳公聞報心中大悅，忙吩咐家人僱了船，親自前去迎接。

坐船方到瓦窯堡地界，相遇天師法船，命家人投稟。天師傳見。陳公過船見禮已畢，陳公遂向天師將妖魅纏繞異事訴了一遍。天師說：「那謝白春前來投親，本爵早已知之。本爵且到你府辨其真假。」法船泊岸，天師帶領法官登岸，至陳府第，走進內廳落坐，遂吩咐請出二位小姐來，並兩個蘭花丫鬟來至廳上。天師定睛細觀，難辨真假。正是：

難辨妖邪真和假，神仙方知皂與青。

天師撒放掌心雷，照著四人打去。四人雖然驚懼，全然不動。天師只得吩咐一聲：「在天井中間搭下法台。」已畢，法官在台上分立兩旁，天師登台，口中唸唸有詞，口噴法水，將令牌一敲：「王靈官速降。」只見雲端中口呼：「法師，用吾神哪裡使用？」天師曰：「今有妖邪作耗，速速降妖捉怪！」王靈官遵法旨來捉妖邪，妖邪化兩道烏雲而去，王靈官急急追趕下去。這裡真小姐、真蘭花形景如醉如癡，眾使女、僕婦挽扶小姐並蘭花上繡樓去了。

張天師見王靈官來復法旨，言：「妖邪鑽入石洞裡去，吾神難以捉妖。」言罷退在雲端。只見外面闔城文武官來遞手本，天師對陳公言：「陳大人代本爵傳言與闔城文武，且回各署，今夜花園內高搭法台，本爵捉妖。」陳公依言傳話，文武官員散去。令家人在花園高搭法台。

天師來到花園書房，見謝廷面黃如土，骨瘦如柴。書童挽扶見天師並陳老爺。天師見迎面掛一副硃砂判，喝采道：「朱判雖好不濟事。」遂問謝廷情由。謝廷說：「年姪豈敢隱瞞。起先鳳英小姐著蘭花來請年姪，年姪不去，卻被蘭花將年姪臉上一抹，年姪不能自由，隨去。次日卻是二人到書房，一連來了半月有餘，小姪就是如此疲憊了。若無此神判，小姪性命難保。」天師說：「本爵自有道理。」

家人來請天師廳上用晚膳。天師在內廳用了晚膳，法台已搭成，天師同法官上在法台。天師焚符念咒，將當方土地神拘來，問那妖邪的情由。土地稟道：「二妖來之已久，並不傷人，乃是千年兩隻狐狸精。他的窩前門在山石之內，後戶在魚池內。」天師曰：「本爵已曉，汝且退下。」天師敕令王靈官把守妖邪後門魚池，捉拿妖邪。王靈官領法旨把守去了。遂令陳府眾家人將乾柴堆在妖邪前門口內焚燒，眾家人遵命行之。二妖在內被悶煙燻的難存身，就住後戶魚池外跑去。王靈官見妖邪竄出來，一鞭一個，將二妖打死。現了原形，一是白狐，一是花狐，遂攜至法台交令歸位。天師下法台，吩咐將二狐燒成灰，用淨水令謝廷服下，將養身體健壯，好進京求取功名。天師告辭，往揚州一帶巡察妖邪去了。

謝廷在花園書房將息，陳公給請醫調治，又許了婚姻。養了月餘，謝廷精神氣爽，身體健壯。一日至後堂來拜別岳父母，欲往京求取功名。陳老夫婦囑咐途中多加小心，保重為要，謝廷一一領命。又著家人同書童去尋崔文，方知崔子英同他舅舅胡有貴赴湖廣去販糧食去了。謝廷不能等候，只得先動身赴京，從大路而行。免不了曉行晚宿，渴飲飢餐，在路上無心觀景，登山涉水。

一日，見迎面一座山十分兇險，寸草不生。正在疑惑之間，猛聞一榔鑼聲，湧出無數嘍囉。謝廷同家人、書童俱各驚慌失色，心中害怕。眾嘍囉上前把謝廷並家人、書童四人捉上山去報功。這山上有兩個大王，生得奇形怪狀，異相驚人，一個黑臉紅須，身魁力大，手使一柄金斧；一個黑面無須，怪目圓睜，手使一條鋼鞭，名喚扁腳狄，那使斧的名喚赤紅須，渾身一派的腥羶之味。兩個大王問道：「你四人可願降？我大王取大明江山，你等不失封侯之位。」謝廷口呼：「大王饒我四人之命，情願將行李金銀送與大王。我等皆是草木之人，不能助大王奪明朝天下。」兩個大王聞言大怒，喝道：「不識抬舉東西！」遂吩咐：「孩子們！俱綁在剝皮亭上，將那三人的心取來烹酒，我弟兄吃；其餘血肉俱賞你們吃罷。」眾嘍囉得令下去，不一刻的工夫將三個人的心肝捧上。兩個大王遂將心肝烹酒吃了。眾嘍囉將三屍剁碎，一人一塊，連皮帶血吃得乾乾淨淨。謝廷見此光景，只嚇的魂不附體。兩個大王坐在上面問道：「你降順不降順？若是不降順，就照例施行。」謝廷聞言心中暗想：「若不允從，性命必虧。不如權且歸順，再作道理。」口呼：「大王，小生今已願降。」兩個大王同說：「既是你肯降順，吩咐鬆綁，同我弟兄飲酒食肉。」謝廷只得依從，同坐飲酒。見菜餚皆是野味、人肉，不能下嚥；想要逃走，有翅難飛。這且不表。

再言崔子英隨母舅胡有貴販了糧食，回至母舅家。母舅向崔文商議，將甥媳接到揚州來一同居住，讀書方便，又可作生意。崔文依了母舅之言，回到淮安鹽城縣家中，言及來接娘子到揚州居住，省了心懸兩地。吳氏大娘亦將謝叔叔被難，親代他往淮安伸冤訴了一遍。崔子英說：「謝賢弟，我明日望看他去。」吳氏說：「謝叔叔未在家，亦上揚州去了。」崔文說：「即上揚州，將來可以遇見。」於是將住房變價，攜帶細軟用物，僱船往揚州。亦非一日到了揚州，買了一所小房子，在母舅之宅旁，夫妻二人安居，每日照舊做生意。

那日，門首過鹽院大人，吳氏在門首觀看。適遇一少年公子頭戴方巾，身穿直裰，足蹬皂靴，手執一柄真金春扇，後有一人相隨。這公子乃是鎮江府丹徒縣人，姓劉名從虎，因張天師巡察揚州，由揚州至鎮江，有人告了他，他避禍至揚州，寓在天寧寺杏園內。後隨的是揚州人姓米名紅，人送綽號米中砂，同劉從虎閒行，正遇吳氏大娘在門首。吳氏遂退進門內去了。劉從虎見吳氏生得十分美貌，回至寓所問米紅，米中砂說：「是胡有貴外甥媳，他丈夫崔子英是一寒儒，本籍淮安鹽城縣人，今來揚州未久。你問他何事？」劉從虎含笑說：「弟想與崔某之妻雲雨一度，你代我設一計謀。好事一成，我教你發財！」米中砂聞言低頭一想說：「若要事成，必須如此這般。」劉從虎聽說心中大悅，說：「就依你而行。先給你五十兩銀子。」

二人至晚間來至太平橋，找到眷柵欄王醉鬼。米紅說：「同我二人吃酒去。」遂將醉鬼拉在酒肆，將王醉鬼用酒灌醉，還了酒錢，將醉鬼連扶帶拉來至崔家門首。劉從虎照著王醉鬼下身外囊踢了一腳，王醉鬼倒在崔家門首，絕氣而亡。劉、米二人忙忙而去。次早，街鄰見崔文門首有一死屍，遂喚崔子英並胡有貴看視。二人一見大驚失色，鄉保不敢隱瞞，扣住崔子英至江都縣報案。知且王鴻湘見是人命案，即刻帶著衙役、仵作、行人前來驗屍。有人認的王醉鬼，並無苦主，王知縣吩咐將屍盛殮，將崔文帶去暫且收禁。知縣暗想：「此人不像兇手，必是被人扳害。必須暗暗訪查，此案方明。」這胡有貴代外甥料理衙門之事，不可細表。

且言吳氏在房中憂愁丈夫不明的命案，忽見一人走進房，自稱鄰舍米紅，口呼：「娘子，你丈夫命案，吾看乃是冤枉，須代他走條門路。」吳氏說：「無門路可尋。」米中砂說：「現有天寧寺杏園住著一位劉大爺，他與那府縣官來往極厚，時常代人托情。大娘可到杏園說幾句哀懇的話，求他一求，必然允許，又不花費銀錢。他與我也相好。」這一夕話打動吳氏救丈夫的心，那知米中砂前來騙誘？吳氏說：「候奴家舅公胡有貴回來同去。」米中砂說：「大娘自去求情方妥貼，知胡大爺何時回來？」旁有胡老爹的家人、使女撮合，說去的好，吳氏只得僱一乘小轎子，使女看家，上轎同米中砂和家人一直來到杏園內。下轎進了門，米中砂將門關閉，領了吳氏來見劉從虎。吳氏見劉大爺在上面坐，眾人雁翅排列。吳氏含淚口尊：「劉大爺救一救小婦人丈夫一命，我夫妻永感大德。」言罷跪下叩頭。劉從虎含笑口呼：「娘子請起。要救你丈夫甚是容易，須要依我一件事情，方能救你丈夫之命。」

不知吳氏怎麼回答，且看下回分解。